

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

مشروع تبادل 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 文学与文学批评

الأدب والنقد الأدبي

「巴林」易卜拉欣·欧莱德

王复

著 译



辽海出版社  
دار نشر التراث والتنقال الصينية

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

مشروع تبادل 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الأدب والنقد الأدبي

# 文学与文学批评

「巴林」易卜拉欣·欧莱德

王复译



辽海出版社  
دار نشر الترغومنتنتال الصينية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与文学批评 / (巴林) 欧莱德著 ; 王复译 .

-- 北京 : 五洲传播出版社 , 2015.8

ISBN 978-7-5085-3201-1

I . ①文… II . ①欧… ②王… III . ①世界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0812 号

---

出 版 人 : 李红杰  
策划编辑 : 荆孝敏 郑 磊  
责任编辑 : 姜 珊  
助理编辑 : 杨 雪  
装帧设计 : 管 斌  
内文设计 : 高 洁

## 文学与文学批评

作 者 : 易卜拉欣·欧莱德 (巴林)

译 者 : 王 复

出版发行 :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生产力大楼 B 座 7 层

邮 编 : 100088

网 址 : [www.cicc.org.cn](http://www.cicc.org.cn) [www.thatsbooks.com](http://www.thatsbooks.com)

电 话 : 010-82003137, 010-82005927, 010-82007837

印 刷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 9.75

版 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2.00 元

献给

美好语言之主

阿布杜来妥夫·贾斯姆·卡努博士

伊卡拉辛·欧莱德

## 序

这部具有综合内容的《文学与批评》一书，它的作者是卓越的巴林诗人和文学先驱伊卡拉辛·欧莱德。他既是老一辈的大师，又是青春返还的伊卜拉辛。安拉使他健康长寿，该书收进伊卡拉辛·欧莱德先生在五十年代初发表于《文学家》杂志上的、但未汇编成书的一些重要文章，反映了他对文学批评的各种意见与看法。

伊卜拉辛·欧莱德是我们伟大的老师。在巴林，在海湾，我们中间有谁没有听过他的声音或他的名字呢？他是老师，是文豪，是名副其实的先生，是文学家使者，是感召的诗人。他，我们家喻户晓，他的作品，我们人人拜读。我们欣赏他，热爱他，他是一位奉献忠告的父亲，一位德高望重的兄长，一位知识渊博的伟大学者。岁月磨练了他，使其获得了经验、能力和尊严。他是巴林、是海湾、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思想与文学之船的一位船长。

关于他，诗人加兹·阿布杜拉赫曼·盖绥比博士说：“我

们海湾的诗人，是在他的肩膀上诞生的。我们出生时，只是他那些纸页上的小小的段落和词字。在我们尚未诞生之前，他便带着我们走向各地……他讲的是诗，海湾说出的是散文……你们说，他那时是海湾的诗人……那么……我则要说：不！他那时是海湾的诗。

“我们出生了，只见他那高大的身躯矗立在我们面前，俨然海湾中一棵不屈的枣椰树巍然挺立。那慈祥的微笑，如装扮海湾之夜的星辰；那清澈的双目，如海湾水中两朵洁净的浪花。他那燃炽的思维，如海湾正午穹空上的骄阳。我们这群孩子站立着，眼花缭乱，仰视着那伟岸之躯、慈祥的微笑，清彻的双眸和耀眼的太阳，敬畏而尊崇地、反复不断地叨念着：

……大师来了……

……大师走了……

……在我们这一时代全海湾只有一位大师！

伊卡拉辛·欧莱德以其五十多年间的持续不断的创作的馈赠，成为我们美好国家的象征与体现，与善美、恩惠、友情与爱并提。他是艾瓦勒<sup>①</sup>的创作人才。谢赫·伊萨·本·拉希德·哈里德<sup>②</sup>是这样谈论他的：

“他像我们那丰饶的土地上的高大的枣椰树，像我们大海

---

① 艾瓦勒是巴林的古称。艾瓦勒是旧时巴林人崇拜的一个神的名字。

② 谢赫·伊萨·本·拉希德·哈里德，巴林青年委员会主席。

中的灯塔，给我们带来幸福。我们因他而自豪，即如我们以我们祖国的文明，以一切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了使世界了解我们的光辉文字的人而自豪一样。我们爱他，又如爱我们诸岛之岸、爱其辉煌的太阳、皎洁的月亮和任何留下骆驼足迹的角落一样。

“我们的欧莱德先生爱恋诗，写诗，与诗同游那充溢着花香、柔情和光艳的陌生世界，欲接近之，并融于其间。为此，他真诚、严肃，并全力表达了。于是，他到达了，与他的诗一起，在世界中翱翔。他的诗犹如奔流不息的甘露之河，只要你走进它，便会看见，那水流中尽是崭新的美的倩影。”

愿安拉保佑我们的大师伊卜拉辛·欧莱德健康、长寿，保佑巴林诗人和它的文学界及文学家们的常驻使者。他以其不间断的创作，使现代的巴林在我们阿拉伯民族的文化创作方面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他是我们这平安国度之民的精华，是高举知识、文学的火炬，做着无限的奉献，真正的现代巴林先驱巨匠们中的一位创作的前行者。愿安拉保佑我们尊敬的大师伊卡拉辛·欧莱德长寿。安拉指引并帮助人实现自己的目的。

阿布杜来妥夫·贾斯姆·卡努博士

1996年3月23日于麦纳麦



# 目录

序 / 1

风格之后：个性研究的前言 / 1

联想 / 3

我们对生活的看法 / 14

最初的感受 / 17

深深的痕印 / 26

男女之间 / 28

变态心理 / 31

我们对生活的态度 / 49

血统特点 / 61

区别 / 73

生活和语言 / 81

表达的要素 / 83

比喻与被比喻 / 89

经常使用的谚语、格言 / 101



客体与其中的主体 / 109

文学批评的任务 / 119

西白沃依希之前及其后的阿拉伯语 / 129

新诗的框架 / 139

风格之后：  
个性研究的前言





## 联 想

联想是我们生活中最伟大的遗产。生命不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与看法便以这种联想为基础。随之是我们对这大地上的生活所追寻的崇高理想的依恋。实现那遥远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这种我们在近处可实现的联想。在路的尽头等待着我们的目标便是对生命的庆祝。

这联想确是奇妙。我们如果超越生活而进入到文学之中便会看到文学是基于联想的。而这种联想因素又使一个人的逻辑异于另一个人。我们能在同一代文学家的作品中看到这种逻辑的不一致所导致的巨大的差别的痕迹。

据传一些诗人在与阿卡杜·买立克·本·买尔旺<sup>①</sup>同席而坐说诗论句时提起了纳西布的诗句：

当我生活在世间，  
总把戴阿杜痴恋。

---

① 阿卡杜·买立克·本·买尔旺，倭玛亚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

如果我人亡命断，  
后来钟迷她的人多么可怜。

当时有人说：“以安拉起誓。他的句子不好，莫非他为在他之后迷恋那女子的人难过？”

阿卡杜·买立克便问：“要是你，该如何安排这句？”

那人说：“我要这样说：

当我生活在世间，  
总把戴阿杜痴恋。  
如果我人亡命断，  
定把她托付给后来的钟迷汉。

“以安拉起誓，你把她托付给别人的表达更差。”阿卡杜·买立克说。

大家便问：“穆民的领袖，要是您，该如何说呢？”

“我要这样安排：

当我生活在世间，  
总把戴阿杜痴恋。  
如果我人亡命断，  
她不会使任何追求者意满。”

他刚刚说完，众人立即交口称赞道：

“穆民的领袖，您是最会做诗的人。”

我们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其中多处证明了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不去重视这个传说中所表现出的古人看待文学的观点，而仅仅去看这些诗行，便会发现其中确有许多可商榷之处。这里，我们不无遗憾地说，这些古人，又如他们所习惯的那样，沿袭他们传统的标准，在批评方面犯了错误。应该说，在心理方面，纳西布的联想是正确的，这正是一个热恋者在自己所钟爱的人面前遭受拒绝时所产生的感情。第二个人的联想是做作的，略带抽象与冰冷之意。其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诗人的真正的感情，而只是想以某种方式与同席的人说话，可以不与实际进行任何联系。至于阿卡杜·买立克的联想——仅就此话题而言——那是他特有的联想，对于他这万民归顺的王位之主来说是正常的、正确的。他已习惯于高高在上，展示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他对待爱情与他的王权的态度是一样的：是自私的，而非利他的。

同样，对于社会上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对于那些我们因与其的社会关系而感到幸福或痛苦的人们，我们只能在一切特殊的或一般的情况之下，在这里或在那里，通过那些消极的表现或积极的反应来识别他们。而这种特殊的或一般的情况，则在某一时刻或许多时刻，在不依我们或他们选择的条件下，以其浪潮席卷着我们。于是，我们便按照这些社会关系，来判断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孤傲的，第三个是不正常的……从原则上讲，只有当各种事件的撞击把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投入另一部分人的怀抱之中，我们认识的这些人的这种行为多次重复时，我们才能识别真相。同样，在文学当中，对于以文学形式出现，以话语为其自身的门面和框架的精神的

真相，我们也只能在普通的或不平常的环境中，通过这个词或那个词所感受到的消极表现或积极反应的象征弄清。这种消极表现或积极反应，使人们产生如触电般的强烈反应。于是，这些人便试图在我们与他们发生联系的一个时刻或许多时刻，将这种反应和影响传给我们。但此时，是由我们选择，而不是他们选择。在这种呼应之后，我们便说，这是恫吓，虚张声势；那是强劲说辩；另一个则是拘泥呆板。这时，我们没有了解真相的欲望，只是要品味。这种品味是每当生活将我们与他们在那些书页上亲密相聚之时，反复地受到他们的口、笔的影响之后产生的。

以前，伊斯哈格·摩索里<sup>①</sup>曾经说过：

一次，我给伊绥买伊读乌姆鲁勒·盖斯（蒙昧时期著名的悬诗作者之一）的诗。当我读到下面这些诗行：

为了一位家人来到拉沃德·舍里的贝都因女，  
你的双目竟圆圆瞪起？

他对我说：“你发现这行诗里有一处不显露的隐点吗？”

“没有。”我说。

他便沉默不语了。见此状，我便说：“若真有，请指教。”

“好吧。”他说。”这行诗难道没有向你证实，这是一位要实现自己愿望的高傲的君王之言吗？”

因此，伊斯哈格说：我从未见过比伊绥买伊更懂诗的人了。

---

<sup>①</sup> 伊斯哈格·摩索里，阿巴斯时代的诗人及乐曲传记家。

在社会与文学中，这种个人的联想，是戴着感情的面具的。这话的根本意思是指把一个人同另一个人联系起来的东西。因为这个人内心中由于联想而产生的激情，给予了他这个面具。但是，他处于人们当中时的变化使这种激情复杂，几乎不能在面具面前辨认出他来。

这种联想也许会使一个人远离社会之情，远离文学的各个方面，如同生活在森林之中。但是，即便如此，那也纯粹是一种感觉。因为，这些师于联想的激情，既然能以其原始之态，平等地伴随着这个人，而这个人又能独自一人，过着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生活，那么，它那原始的形式也不能超越感觉的阶段。只有当人们的事情稳定下来，对之产生了共同的理解之时，我们所熟悉的感情才会产生。而文学的真相，只是在一种以激情的氛围启发文字进行的联想的音乐的框架之内，对这种激情的一种分解和组合。于是，激情的想象便以其象征性的指引进行联想，重又将其过去的状况传给你。如果文字有其外在的音乐，那么，在它那些字母之后，定有激情的内在音乐。心则是在那些具有这两种现象的纯粹的吟唱段落中，与之呼应。当这些段落只具有其中一种现象时，那么，仅就内在音乐方面来说，诗是无言的，是启迪式的。如果没有超越外在音乐，诗则发出响亮的声音。如果两种现象均无，那就没有诗，而只是韵文。

艾布·法拉斯·哈姆达尼被罗马人俘虏后，吟诗道：

近处的鸽子咕咕不停，

我把话儿说给他听：



邻居，  
但愿你感受我的处境。  
在爱情的避难所里，  
你未遭受被抛打<sup>①</sup>的苦痛，  
愁伤未在心头聚涌。  
啊，我的邻居，  
世事对我们曾不公平。  
来吧，让我与你把忧伤分承。  
看，我的精神如此孱弱，  
在遭受折磨的身躯里穿行。  
莫非要俘虏欢笑，  
遗弃者泣声？  
    让忧伤者沉默，  
流泪者耐哭不停？  
    我比你更应催动眼中的泪水，  
但是，遭逢灾难时，  
我的泪水昂贵价增。

你也能像我一样，从这些诗行中，感受到了心儿紧闭着双目为之呼喊的内在的音乐吗？这是个品味的问题。巴鲁迪<sup>②</sup>没有选中这囚诗，因为它不像诗人集子中的其他诗句一样，或铿锵作响，或乐声不断。

---

① 阿拉伯诗歌中常用的一种比喻，指某人被爱人遗弃或拒绝。

② 巴鲁迪，买玛立克王朝诗人。曾收集了一本包括古代几十位诗人的《诗选集》。